

那夜在炼丹湖畔吃过晚饭，摸黑下到山腰，借宿于卧龙山庄。山庄主人葛结林是旧相识，敦厚诚朴一如旧时渔樵。他生怕我清冷，殷勤送来茶水，送来果盘，送来棉被，又丢下其他客人，靠在门框上陪我聊天许久。此中情意温暖如炉火，又自然如兄弟。睡前持一本书，靠在床头似读非读，耳中涧水环佩丁丁，雪子当当敲窗。听久了，以为隔壁有人对雪棋战，又以为有人吱吱踏雪抱琴来。

一夕饱眠，梦中无俗人，无俗景，也无俗事。

多年以前我就说过，我本潜山人，天柱山是我的家山。这并非虚言，潜山与岳西山水相连，筋骨一体，我的家就在天柱山背后的岳西县天堂镇，清代隶属潜山县清照乡，民国时隶属潜山县后北乡。晴天站在天堂镇的高楼或山头上，可以遥遥望见天柱山硬朗耸峭的主峰。岳西县名的由来，就是地居天柱山之西。这二三十年里，我登天柱山不下二十次，见过春霞秋月，领略过冬暮夏朝，也曾数次在山中留宿，以为家山峦嶂之佳、水石之妙、松云之好，天下诸名山皆不可及。从未在风雪天上过天柱山，此番山中遇雪似是天意，足可了却平生遗憾。

一夜风雪，家山头白。

翌日大清早，山雀就在户外啾啾啁啁，声声唤我起床。推窗一望，风已住，雪已止，山川披银裹盐，寒烟渺茫里，苍官青士与碧虚郎敛首低眉。前人称竹为碧虚郎，呼松为苍官青士，真是又风雅又妥帖。蓦然想起李商隐追忆住一禅师的诗句：“炉烟消尽寒灯晦，童子开门雪满松。”留连人间数十载，我鬓早已霜，我颜早已苍，开门的那一刻，我如服长生之药，顿时幻化为一个韶秀童子，婉兮变兮，眸子一清如水，心间亦如之。

在溪边拾起一根柴棍作拐杖，踩冰履雪，再上炼丹湖。是日天柱山中有盛会，百余名中外诗人将于湖边论剑，主旨是“诗的穿透：从山水诗到人工智能”。我无诗才，但素来敬重诗人，这日应诗人舒寒冰之邀，也以半个主人的身份仄身其间。当年，孔子曾谆谆告诫儿子孔鲤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；不学《礼》，无以立。”诗人来家山，当以礼相待，当从之学诗艺习诗道。

前一日黄昏，我绕炼丹湖走了一圈。这一日清晨，

我又绕炼丹湖走了一圈。从前每次来，也都要用脚将这湖一步步丈量。藏人转山，我转湖。天柱山是有故事的山，炼丹湖是有故事的湖，我上山又下山，在湖边转来转去，也渐渐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虎头崖下的这一面湖，开凿不过数十年，却是天柱山的点睛之笔。从崖头上俯视，炼丹湖绝似古代诸侯朝觐君主时手中所执的碧圭。湖狭而长，水质至清，山光崖色倒映其间，染为百丈翠绿。风来涟漪层层舒卷，拍岸哗哗似海澜，滟滟碧波幽明变幻，勾人欲入龙宫水府。

湖边有左慈炼丹石室，又名左慈炼丹台，松篁之间一天然石洞也。石室正中，是一尊巨大的炼丹炉，左慈盘坐在炉前，拈须作思索状，一只白鹤立在其左侧，一个小徒儿静静坐在他对面，洞外石桌上的阴阳鱼图案斑斑驳驳。明知这石人、石鹤、石炉、石桌、石鱼、铜炉均是后世工匠所造，不是古物，每次经过仍驻留多时，坐在石凳上，观石洞，观左慈，观湖山，心驰世外之想。

古籍说，东汉末年，少年左慈曾在天柱山修道炼丹，能役使鬼神，坐致行厨。

《后汉书·左慈传》记载，左慈字元放，庐江郡人（其时郡治在今潜山市），少有神道。曾在司空曹操幕府中做客，曹操欲试其道术，环顾坐中宾客，从容道：“今日与诸公饮酒高会，水陆珍馐略为齐备，可惜少了吴松江的鲈鱼。”左慈忝居末座，起身朗声应答：“这有何难。请曹公准备一只大铜盘，储水其中，鲈鱼可一钓而得。”曹操命人依言贮水于铜盘，左慈持鱼竿垂钓于盘中，须臾之间，钓起一条大鲈鱼，长逾三尺，活蹦乱跳，生鲜可爱，在座诸人无不惊诧。曹操拊掌大笑，说：“今日宾客甚多，一条鱼不足以分食，何不再钓一条。”左慈换上鱼饵，顷刻又钓起一条。曹操继而又道：“蜀中的生姜烹鱼，味道极佳，现在鲈鱼有了，可恨厨房中无蜀姜。”左慈答：“这也不难，请稍候片刻，我自去取来。”曹操怕他就近买姜来冒充，叮嘱他说：“前些日子，我曾派使者到蜀地买锦缎，你若遇到他们，请代传我的话，让他们多买两端（即一匹）。曹操话音落下不久，左慈已从蜀地买姜归来，并说已经将话带到。多日后，曹操派遣

D

月光城 散文

## 丹灶苍烟记

储劲松

到蜀地的使者返回许都，果然多买了一匹锦缎。

同传又说，后来曹操带着一百余名随从到近郊巡视，午间众人肚子饿得咕咕叫。这个时候，左慈左手持一斤美酒，右手拎一斤干肉，笑盈盈前来慰劳，文武百官啖肉食酒，无不醉饱，而附近酒垆中的酒肉全部丢失。曹操不喜，示意左右扑杀之，左慈却隐入墙壁之中，不知所在。有人在街市上看见他，曹操派兵追捕，不料市井之中，所有人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。

古人好言神异，正史也专辟方术列传，所记人物事迹大多荒腔走板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东方如此，西方也是如此。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赫尔墨斯，马尔克斯传世小说《百年孤独》中的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，都是技艺超妙的方术之士。这些传说中的方士大多有其原型，神异事迹虽然被过分神化，但他们确实是伟大的化学家、物理学家、数学家、发明家和魔术师，是文明的擎灯人和启蒙者，切不可旁门左道轻易藐视之。

天柱山中有左慈炼丹遗迹三处。另两处，一在真源宫附近，一在虎头崖上。炼丹湖畔的左慈炼丹台，也是古潜阳十景之一“丹灶苍烟”的所在。潜山旧志云：丹灶苍烟胜景位于县西三十里，在潜峰（天柱山主峰天柱峰）之左，崖径深邃，名为上炼丹，昔时左慈烧药于此。至今天晴日朗之时，必有烟雾起于林壑之间，苍翠明灭，浓淡不常。上有火池，久雨不盈，又有水池，大旱不涸。

时间太过久远，火池如今不知在何处，那水池料想是一汪山泉，是炼丹湖的前身。

炼丹湖海拔一千一百米，原名良药坪，古来盛产珍稀草药。自数十年前筑坝拦水之后，炼丹湖名闻四方，良药坪反而淹没无闻。丹灶苍烟之景，则因这一面碧水更加名副其实。

炼丹术士左慈不死，仍在湖边燃炉烧丹。黄老之书说，丹有二种：一种为外丹，即烧炼草药矿石所得之仙丹，服之可以延年，其术谓之外丹术；一种为内丹，以人体为鼎炉，修炼精气神，即所谓金丹、还丹，无形无色无味，其术谓之内丹术。左

慈死后蝉蜕登仙，想来是内外兼修的。

那一日，聚集于炼丹湖畔，来自国内、古巴和俄罗斯的诗人，也算得炼丹术士之一种。他们修习的大概是内丹术，以身体为熔炉，研磨、烹煮、淬炼文字，呼吸吐纳，修得一颗锦心一张绣口，然后倾于纸上，化为绝妙诗行。我也修习文章之术三十载，腹空，口笨，手拙，文章之丹远未炼成，体内倒是炼出了肾结石，决然不敢以炼丹术士自许。于语言的神奇炼丹术，却也日琢夜磨，殷殷向往之，梦中常常向司文之神虔诚祈祷，求他借我一支五色笔，哪怕像南朝的江淹，只借得十年五载就要归还也好。

诗会正式开始前，与会诗人分散于湖边，观景，散步，沉思，交谈。朝阳忽然跃至云层边缘，将绚丽的云隙光洒在炼丹湖上，似金钟罩水，又似无数架登天的光梯。当是时，凛风猎猎，刺人肌骨，吹水成大浪，湖中雾岚沆砀蒸腾，时浓时淡，时聚时散，上冲云霄，下潜谷底，似万千白马来回奔突，似大群白鹤优雅翔舞，又似无数羽衣仙人自在飞天。偌大的炼丹湖，仿佛一只药气缥缈的大丹灶。湖水周围，数十苍峰负雪环侍，气氛庄严端肃，松上冰凌相互撞击，泠泠作歌。场面极是奇异壮观，为我平生所仅见。众人脸上皆镀了一层吉祥金光，料众人见我亦如是。

诗会中，捷才者络绎即席赋诗，颇多绮思佳构。为情势怱怱，我心间电光一闪，也拾得数语，题为《致家山》，聊志一时心意尔。词句粗俗拙劣，不堪示人，拟永藏于抽屉。

下山途中，坐在空调车里，迷糊了一刻钟。梦见自己又在转湖，左慈老儿忽然起身，在石室门口遮扇将我拦住，笑问道：“我有不死之丹，尔有不死之诗否？”我大窘，汗如雨出，情急之中，以李太白《江上望皖公山》谩应之。诵一句，左慈的白脸就红一分，诵两句，红两分，当诵至“待吾还丹成，投迹归此地”，左慈忽地匍匐于地，化作一只长身白猿，抓耳挠腮，纵跃腾挪，随即攀上湖边高树，长啸一声，倏然遁入林烟苍茫处。